

龙兴之地

雪白血红

东北抗联斗争一百周年

长篇小说

金奴

贪婪是贪婪者的通行证

张永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之

金 奴

张永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奴 / 张永军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

ISBN 978-7-5399-7041-7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5005号

书 名 金 奴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秦 蕊

责任校对 郭慧红 文艳丽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设计 李慧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91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41-7

定 价 3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狗狼青眼圈的故事能够在东边道流传下去是因为杨十一。杨十一的故事能够在东边道被人记住并谈起，是因为狗狼青眼圈。

那么，狗狼与人的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吗？虽然小说家写小说的开头并没有一定之规，但通常也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律。那是由小说家自身的思维特点决定的。由此而言，以往读过本文作者小说的朋友应该知道，本文作者写小说的习惯之一就是叙述过程中使情节的走向突然产生变化。可是

狗狼与人的这个故事还远远没到展开情节的时候，这也就有了开头的第一句话，更加没到情节该拐弯的地方。那怎样讲述下去呢，就是把习惯改变一下，不再拐弯了，直接讲述这个故事……

写在前面 / 001

第一章 青眼圈 / 001

第二章 六坛金沙 / 025

第三章 槐花 / 051

第四章 芳草 / 077

第五章 把头爷 / 109

第六章 变故 / 141

第七章 两口箱子 / 165

第八章 柳眉儿 / 199

第九章 追踪 / 217

第十章 杨十一 / 245

第十一章 狗们的战斗 / 259

第十二章 狗狼的记忆 / 283

尾 声 风中的传说 / 311

附 录 小说中的地名 / 312

第一章

青眼圈

狗狼是一种狗，也是一种狼。和狼与狗杂交的狼狗的不同点是，它是雄性狗和雌性狼的杂交产物。这种狗在早年东北的山林里是真实存在过的，但是并不容易被人得到。从这一点来看，得到狗狼的杨十一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幸运往往和噩运是相连的。

杨十一拿着根一丈多长两头尖的柞木棒子，顶着初降的雪花，走到额尔敏河的岸边停下脚，把柞木棒子使劲插在沙坑里。柞木棒子颤巍巍直立向天，像一支远古的长矛。杨十一紧紧狍皮大氅里面系的黑布腰带，再用力拔出柞木棒子，双手握在柞木棒子的中间，在腹部打横，抬脚向河面冰层上走。杨十一的身后是一架狗车，七条拉狗车的黄毛狗或坐或卧东瞧西看的，显得挺悠闲挺无奈。赶狗车的曲老三也显得挺悠闲挺无奈，蹲在狗车边上，一边挖鼻孔一边瞄着杨十一径直走上冰层，就皱皱粗短的浓眉，站起来，抬脚也去了河边。曲老三听到杨十一把冰层踩出吱嘎声还没有停下脚的意思，就忍不住了，喊：“老十一，冰冻得太薄，这河他妈的过不得。”

杨十一在冰面上停下脚，冰面在杨十一的脚下吱嘎嘎裂开细致的多走向的纹路。杨十一扭头说：“冻得还行，挺结实。就是太滑，落上雪就不那么滑了。你别他妈废话，驾狗车跟过来。”

曲老三摇摇头，说：“俺可不干。俺的命可是俺媳妇俺儿子的。咱这又不是赶老娘们的酒席。把头爷和弟兄们晚喝一天酒没事。再说，离那个大日子还有好几天呢。”

杨十一心里挺急，就瞪一眼曲老三，这一眼瞪出，脚下突然哗的一声响，冰面破开，杨十一踉跄一下，就沉下河去了。打横握在手里的柞木棒子横搭在冰窟窿上，把杨十一挂住了。

曲老三吓了一跳，七条黄毛狗也惊了，跳起冲杨十一汪汪叫。曲老三往前冲几步，见杨十一哗的一声从河水里翻上柞木棒子，四肢攀着柞木棒子爬出冰窟窿，就停脚张嘴骂：“操你嫂子的，差一点跟你把小命赔上。跟你出来倒血霉了。杂种还知道笑。”

曲老三见杨十一浑身湿漉漉地爬到河边站起还咧嘴笑，就一边骂一边叫杨十一快速跑圈，一边忙着找枯草枯枝点火堆。

火堆燃烧起来了。杨十一也快跑出汗了。曲老三已经忙出汗了。那时的雪花已经把大地染白了。

杨十一脱光了身子，勾勾着蹲在火堆边烤火取暖。雪花落在火堆上，发出吱吱的哭泣声。杨十一看着曲老三把湿衣服一件件挂在火堆四周搭架的树棍上，手空下来了才说：“三哥，这天不冷，你也脱光烤烤火吧，也烤烤你身上的臭味。你冒臭汗了。”

曲老三瞪眼杨十一，抬手抹把额头上的汗水，甩在雪地上，又脱了狗皮短耳帽扇扇脸上的汗气，说：“你小子啥时能不浑整呢？这天真不太冷。得了，今晚就在这儿搭窝吧。你那身皮得烤两个时辰。”

曲老三又戴上帽子，掉头去放开七条黄毛狗。又从狗车上取出七块冻硬的狍子肉，每块肉也就一斤多重，放火堆里烤软了喂了七条黄毛狗。

七条黄毛狗里有一条是打头开路的头狗，是黄毛柴狗和狮头藏獒杂交出来的杂种狗，因此这狗眼睛上边的毛丛里生有两个黑毛斑点，看上去像生了四只眼睛，这狗的名字就叫四眼。四眼这会儿快速地吃掉了自己的那块肉，又瞄上了驾辕狗短尾的那块肉。短尾是条大型牧羊犬和黄毛柴狗杂交的后代，身体庞大生性却温顺，吃食物也就比较慢，也不爱打斗争胜，在七条狗中是最受气的狗。短尾每次吃食物都先叼着食物转悠找满意的地方，找到了才卧下用两只前脚抱住食物慢慢开吃。

这次又是这样，短尾找到满意的地方，把那块孢子肉放下，刚想卧下去开吃，叫黄毛耗子的尖脸黄毛柴狗就先一步来侵占短尾找到的地方。短尾就被冲过来的黄毛耗子撞了屁股，短尾一回头，早早盯着的四眼就扑过来，一口咬上短尾的那块肉，边逃边吞吃。短尾发觉了汪汪叫两声，追出几步，但短尾的尾巴受过伤少了一小节，就比其他狗的尾巴短些，身体又大，跑得就比较慢，自然追不上四眼。而且短尾也知道如果追下去，四眼停下来，那就是四眼已经吃掉了那块肉，也还会掉头进一步欺负它。这一次临时帮主人驾狗车的曲老三还会哈哈笑着骂它是个笨蛋，因为狗咬架在曲老三看来是寂寞行程中的一个乐子。当然，这样的事一旦发生了，杨十一会再次给短尾一块肉。因此，这种事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也像是知道曲老三喜欢它这样干似的总在重复这个怪圈，短尾虽不想这样，但也不明白曲老三为什么喜欢看。但短尾也被动地习惯这个怪圈了。可是，短尾这一次学乖了，没去发力追赶，追出几步就停下来，吱吱地发出委屈的叫声。

曲老三就开骂了：“他妈的，臭短尾，你倒是追呀！叫四眼咬你的臭屁股啊！这狗杂种害俺今晚少了一乐子。”

曲老三又扭头看看披着狼皮睡袋蹲着的杨十一，冲口又笑了，说：“今晚的乐子已经有了，看光屁股的……”

曲老三的笑声又断了，像被风吹断似的。杨十一站起来，光着脚板踩着雪地，从狗车上取了块孢子肉回到火堆边，把孢子肉放火堆上烤软喂短尾，看着短尾吃完，才拍拍短尾的脑袋叫短尾走开。那时，四眼在曲老三的脚边卧着，在摇头晃脑地讨曲老三欢心。

曲老三说：“老十一，四眼就像把头爷，那霸气劲！唉！老十一，咱俩也吃饭吧。这雪快停了。”

曲老三站起来去整吃的。杨十一摸摸内里的小衣已经烤干了，就拿下来穿上。杨十一穿衣服挺慢，边穿小衣边在脑海里想叫康武汉的把头爷。杨十一想到康武汉平日总是沉着阴沉沉的一张丑脸，嘴角就咧出一丝笑纹，又想到康武汉为人过于阴狠，不禁收了笑容又猛然打个冷战。

曲老三正好取了一张大饼回来，看了杨十一的表情问：“冷了吧？挺奇怪，你小子不说这天儿不冷吗？”

杨十一说：“这天儿是不咋冷，我是想到把头爷对付郑把头的那件事，才忍不住打哆嗦了。”

曲老三也想起那件早几年发生的事了，也不禁打个哆嗦，把大饼丢火堆里，说：“那怪谁呢？郑把头也是一个霸气的人，他不和把头爷争夺金厂沟，也不会叫把头爷捉了活活敲开脑袋取了脑子。唉！老十一，人脑子炖的汤好喝吗？”

杨十一说：“你咋想起问这个？我没喝脑子汤。”

曲老三说：“不对啊！脑子汤是把头爷叫你盯着赵大厨做的，又是你端上来的，俺们大伙都看见你陪着把头爷喝汤了。”

杨十一伸手把大饼从火堆里取出来，大饼已经烤热了。杨十一掰开分一半大饼给曲老三，说：“你看到的都是真的，就是真的。我十七岁跟你出道闯关东，现在十一年了。啥事也不瞒你，脑子汤的事早先没告诉你是你没问，现在跟你说了吧。”

杨十一咬了口大饼，咀嚼几下，咽下去又说：“咱哥俩闯关东淘金最先是瞎闯，后来咱俩和兄弟们离开大柳河去了金厂沟，是郑把头收留了咱们，咱们才能在金厂沟落下脚。你才能有金砂，才能整个山东大姐安家。细说说郑把头对咱们那帮兄弟都不错。把头爷来抢金厂沟，这也不能说把头爷不对。金厂沟的地面是朝廷的，朝廷又管不了。那就谁能占就是谁的。把头爷把郑把头赶跑了，郑把头后来用了下流手段暗通顺山好的缙子来算计把头爷。这还是不能说郑把头不对，因为金厂沟是郑把头先占的。郑把头手段不行最后还是输了，把命输给把头爷也就行了，多少仇恨不就是一条命吗？输了拿命去还不行吗？但在把头爷那就不行。把头爷太狠，吃啥人脑子，还活人现杀的脑子。我念起郑把头对咱们不错，我在赵大厨做人脑汤时，趁赵大厨不注意把郑把头的脑子用牛的脑子给换了。那天我和把头爷还有李疤头、徐彪子、龙九叔几个喝的是牛脑汤……”

曲老三吓得手一颤，手里的半张大饼掉在脚前。曲老三捡起大饼，掩盖什么似的低头拍去大饼上沾的雪花，说：“老十一啊，这事和俺说说行。你可千万不能

对别人说，说了就糟了。你记下了？”

杨十一笑笑，说：“三哥，我指着今晚的月亮告诉你，我不怕把头爷，你放心吧。”

曲老三却看着杨十一的脸叹口气，曲老三心里明白，他不能因为杨十一的一句不怕把头爷就放心。

雪停之后，天上的云散开了，月亮更亮了。月光雪地之中，灰茫茫的是个半黑半白的夜晚。那时起晚风了，晚风呜呜地在树林上空响。气温下降了。杨十一已经穿上了烤干的衣服，并干起了平日干的事，就是查看一下狗。七条黄毛狗都在狗车周围刨开雪整个窝卧里睡觉了。

曲老三在火堆旁边坐着发了一阵儿呆，似乎还在想牛脑汤的事。杨十一回到火堆边曲老三才回过神来，才起身清理出火堆一边的雪地，把狼皮睡袋垫在地上，这是准备睡觉了。

杨十一发觉曲老三有点反常，就知道不该告诉曲老三他用牛脑子换人脑子的事，但想想又觉得说了就是说了，也收不回来了。就拍了曲老三的脑袋一巴掌，说：“咱们这种日子是过不安生的，好在你落了脚有了自己的家。今冬快散伙了，明春你在家待着种地打粮，守着嫂子和大侄子好好过太平日子，就算离开金匪的老窝不干淘金这一行了。啥事也都不用怕了。”

曲老三叹口气，说：“俺刚刚这样想了。可俺就怕你出事。你那臭脾气会给你招祸，俺不看着你咋好呢？”

杨十一和衣钻进狼皮睡袋里，说：“命是自己的，随自己的命走。当年我被你骗来闯关东，不也好好活到现在了。”

曲老三听杨十一这样说就不吱声了。杨十一说得不错，在十一年前，正是曲老三把毛头小子杨十一拐骗到东北东边道来淘金的。然而曲老三还想说点别的，可是说不了了。七条黄毛狗一条条从窝里跳起来，围向杨十一身边，之后，七条黄毛狗齐齐盯着额尔敏河的上游，汪汪叫起来。

杨十一首先爬出睡袋，在曲老三一连声的问事中说：“过来人了，可能是啥绺

子里的胡子。”

曲老三操了一声，才急忙爬出狼皮睡袋，并在狗叫声中跑向狗车去取火铳。等曲老三把两支火铳取回来，丢一支给了杨十一，曲老三就看到七个骑马的汉子毫无忌惮地纵骑围了过来。曲老三以前有几次随杨十一外出为金厂沟办事，也遭遇过胡子和其他打他们主意的人马，每当那样的事碰上了，曲老三总是先看杨十一的反应。这次也一样，并在杨十一的脸上看到了使他心安胆壮的笑纹。曲老三的紧张感也就消失了。

杨十一如果笑起来，在其他人的看来，杨十一的笑容里总有点残酷的味道。但杨十一人长得并不丑恶，相反五官挺清秀、挺好看的，身材也不壮阔，是个中等身材的东北汉子。杨十一瞧着七个穿老羊皮袍的汉子在他身前十几步的距离处呈扇面形停下马，其中有匹红马的屁股后面还拖了只刚刚打死的狼。杨十一就喝退了七条往上冲并汪汪叫的黄毛狗，而且很随意地把火铳扛在右肩膀上，看着七个汉子中间那个满下巴乱糟糟大胡子的汉子，杨十一残酷的笑容依旧挂在脸上。

大胡子汉子斜着脑袋盯了盯杨十一，又扭脸扫了眼狗车。他身边的一个矮子问：“这狗车是官家驿站的？”

杨十一摇摇头，把肩膀上的火铳颠了一下，也盯了矮子一眼。

矮子扭头看看大胡子汉子，两人交换了眼色，矮子又扭过头看着杨十一，问：“你小子是走单帮换皮货的？”

杨十一又摇摇头，微笑着往大胡子汉子的马前走近几步，说：“我是金厂沟跑外事的，狗车上是咱们数百弟兄猫冬散伙喝的酒。几位当家的累了打算驻马歇歇，兄弟尽一份心，一两金砂给几位当家的饮饮马。”

矮子脸上的神色不变，看着杨十一的眼睛不经意地说：“原来你是康武汉的人！”

杨十一笑着点头，脚下不停已经走近大胡子汉子的马前了。他已经看清了这七个汉子之中只有三个汉子的手里举着火铳，另外一个汉子的背上别着砍刀，还有两个汉子的腰间挂着砍柴用的阔刃斧子。而且这几个汉子面生，不像是这一带辘子里的胡子。杨十一心里有数了，这几个汉子不是临时流窜过来的就是有目的

跟上来的。如果是有目的跟上来的，就是分生死的遭遇战。

大胡子汉子说：“康武汉的人啊，那么好吧。兄弟不需几两金砂饮马，你可以把金砂省下花用。兄弟要看看你的货。瞧，不白看，这只大肥狼送你了。”

杨十一还没说话，一边的曲老三插嘴说：“狗车上就是二十四只酒坛子。酒真不错，是山城镇有名的白记烧锅的老白干。俺们兄弟俩上路一般就带几两金砂留着急用，碰上道上的兄弟就分口饮马酒。几位当家的想看就看吧。老十一，叫他们看吧，交个道上的朋友总是好事。”

杨十一却皱皱眉头，因为那二十四只酒坛里边有六只酒坛是不能看也不能丢失的。这事曲老三不知道。

杨十一说：“那么好吧！当家的就看吧。把头爷一向告诫兄弟遇上道上的朋友要以和为贵。那就是二十四坛酒，当家的渴了只管启一坛喝。”杨十一边说着，又往大胡子汉子的马头前进了一步，并侧下身，像是给大胡子汉子让开下马走过去的路。

大胡子汉子咧嘴笑笑，说：“俺要的就是这句话，你小子还懂规矩。俺看你能长命百岁。”

大胡子汉子摆下手，他身侧的矮子和一个腰间别把阔刃斧头的汉子下了马。杨十一伤风似的突然甩头打个喷嚏，在打喷嚏扭头的空隙间向曲老三丢个准备动手的眼色。曲老三和杨十一待在一起十一年了，平日里对杨十一的每种动作每种表情表示什么都了如指掌。但这次曲老三的脑袋却迷糊了一下，曲老三想不通为了二十四坛酒动什么手。但是曲老三还是暗暗做了准备。

矮子径直走向狗车，掀开狗车上围挡用的破布，并不启开酒坛的封盖看酒坛里的东西，却弯下腰对着一只酒坛吸鼻子，像狗似的嗅酒坛的气味。接着又弯腰嗅第二只酒坛的气味，二十四只酒坛都被矮家伙用鼻子一一嗅过。这家伙的眉眼飞扬，神色像换了一个人。

矮子掉头喊：“当家的，启货，六坛硬货。”

大胡子汉子神色变得又惊又喜，似乎呼吸都发紧了。那表情像个没见过钱的人突然看到了大笔的钱。大胡子汉子长长呼出口气，努力平静下来，挂着满脸的

假笑，对杨十一说：“兄弟，你回去告诉康武汉，就说俺震山狼谢他的孝敬。六坛硬货俺他妈全收了。”

曲老三听了又愣一下，震山狼这字号曲老三在东边道这一带从没听说过，而且不理解这帮家伙为了区区六坛老白干白酒居然敢招惹金厂沟。曲老三不禁又想，如果狗车上有矮子说的硬货，他怎么不知道呢？那硬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这帮胡子不是碰巧来劫的，而是冲着他和杨十一的狗车来的。就在曲老三还迷糊发愣的当口，曲老三猛一下看见杨十一动手了。

杨十一甩手顺直火铳，轰的一火铳就把举支火铳的一个汉子的脸打开花了，那家伙叫一声就摔下马去了，惨叫着在雪地上扑腾，不过他死定了。几乎在火铳响的同时，杨十一丢下火铳，矮下身，起右脚踹中大胡子汉子坐下红马的左边马腿，红马在突然的打击下有点发傻，嘶鸣声中猛然人立而起，把正高兴的大胡子汉子从马背上掀翻在雪地上，摔个大仰翻。杨十一又一扑而起，在空中勾起双腿，用一双膝盖大力地砸在大胡子汉子的前胸上，随着两声闷响，大胡子汉子从嗓子眼里冲出闷哼声，头脚猛然上勾，胸骨已然下陷断裂，口中喷出血，头脚又松劲软下去，又挺直了头和脚，甩几下头，眼见不能活了。杨十一一击中的，不再留意大胡子汉子，探手从右小腿绑腿布中迅速拔出一把短刀甩手射中另一个汉子的脖子，那汉子抬手捂上脖子，摔下马背也就没命了。而另一个掉转火铳想射向杨十一的汉子刚想动手，就被回过神来的曲老三的火铳击中了，从马上摔了下来。

杨十一接着就呼啸一声，命令七条黄毛狗扑向矮子和另一个已经抱起一只酒坛的汉子。那汉子惊了，松手摔下酒坛，就探向腰间拔斧头，酒坛落地上摔碎了，里面淌出来的东西把曲老三惊得一双眼珠碰了车，碰出五光十色的小星星，曲老三头晕了，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原来这只酒坛里装的全是土黄色的金沙。矮子见机快，在曲老三为接应杨十一开火铳时，矮子就做出了抉择，飞快地退到马的身边。在七条黄毛狗狂叫着冲上来、那汉子摔了酒坛拔出斧头时，矮子已经跃上了马背。杨十一正和另外两个汉子搏斗，但杨十一并没把两个使砍刀和斧子的汉子放在眼里，而且还瞄着曲老三这边的动态。在一个汉子抡刀砍杨十一脑袋的当口，杨十一侧身

让过那汉子的这一刀，把右手插过去，打横抓住汉子的脖子，把左手探过去兜上汉子的后脑，合双手之力一扭，脚上跟着进步，咔咔几声，汉子的脖子就被杨十一扭断了。

杨十一瞄着矮子纵马开始逃跑，就喊：“杀那个矮子。”

可是，曲老三却扑在碎酒坛上，往起抓金砂，根本没听到杨十一喊什么。另一个握斧子的汉子叫一声掉头就逃。这家伙惊慌失措，几步冲进了额尔敏河的冰面上，在那汉子的身后追过去了短尾，短尾一个虎扑，一双前脚扑在那汉子的背上，那汉子在河面的雪冰上奔跑，已然踩得雪下的冰面吱嘎响，后背又一受力就摔倒了，把冰面砸得裂开，他就在咔咔噗的声音中陷进冰窟窿里，狂叫几声，在冰水里扑腾几下，就被冰下的水流卷进冰层下面消失不见了。短尾汪汪对着冰窟窿叫几声，里面的白色水汽呼呼扑出来，翻滚着往空中飘。那个摔碎酒坛的汉子虽然抡斧头砍掉了黄毛耗子的一只耳朵，但他很快被四眼等几条黄毛狗分多个方向扑咬扑倒咬死了。

杨十一冲曲老三喊：“看着这里，留意小心。”

杨十一猛跑几步，飞身跳上一匹胡子留下的白马，纵马向逃跑的矮子追去……

杨十一骑着白马回来时已是月上中天了。额尔敏河畔早已恢复了平静，寂寞的雪野里只有五匹死去主人的马，探着脑袋在雪地上找可以吃的枯草，还不时喷出响鼻声。曲老三抱着火铳坐在狼皮睡袋里，似乎坐着睡着了。七条黄毛狗听到杨十一回来的马蹄声，一条条从窝里跑出来，除了短尾，其他的黄毛狗站站看看、抖抖毛缩缩脖子又回各自的窝里卧着了。

杨十一跳下马，整出的踩雪声才惊醒了曲老三。曲老三一跃而起，又一下扑倒在雪地上，把火铳一顺就喊：“俺操！老十一啊！你回来了？”

杨十一哧的一声就笑了，说：“吓出尿了吧？”

曲老三爬起来，拍去身上的雪，说：“你还好意思问俺。难怪往年你不叫俺跟着，原来次次有凶险。老十一，俺不放心你。来年你和把头爷说说还叫俺跟着，俺能帮你，

俺比马面鬼强，不比马面鬼强也和汤小宝整一平手。咋的老十一，你不信俺？”

曲老三看见杨十一摇头笑，曲老三不服气地闭了嘴。

杨十一说：“我这次叫你跟着是要带你拐个弯回家看看。碰上震山狼是他妈意外……”

曲老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杨十一，听杨十一说到这儿，他插话说：“难怪你拼命往回赶路，是想叫俺回家猫两天，好好操操你嫂子？你真是俺的好兄弟。”

杨十一笑了笑，想说他也急着去看看槐花，抱抱亲亲操操槐花。但想到曲老三不知道他和槐花的事，就光笑没说，心想到时候叫你这家伙吃一惊吧。

曲老三却又问：“你咋不告诉俺狗车上有金沙呢？”

杨十一不笑了，叹口气，说：“狗车上的六坛金沙是郑把头早先存在山城镇准备和官家通路子用的。后来把头爷干掉了郑把头，也知道山城镇有郑把头存的六坛金沙的事了。把头爷也希望用金沙和官家通上路子，就找到给郑把头办事的人。可惜办事的人说官方出了变故，他搭不上兵备道衙门了，连边都靠不上了，就答应退回六坛金沙。把头爷才叫我这次顺便把六坛金沙带回金厂沟。这种事你这家伙不知道最好。”

曲老三也叹口气，说：“原来你一直帮金厂沟在刀尖上玩命啊！俺当年不带你闯关东该多好。可是俺想咱俩这回就都收手吧。这六坛金沙咱俩几辈子也……嘿……嘿嘿……”

曲老三看杨十一脸上残忍的笑容出现了，就又说：“俺是有点动心。得了吧，像以前一样，咱俩的事你说了算。俺当哥的听你的。”

杨十一笑笑，掉过头解开裤子往雪地上撒了尿，对随在身边摇尾巴的短尾摆摆手，短尾跑回雪窝睡觉去了。

杨十一系好裤子，看眼曲老三，说：“咱们兄弟都是官家眼里的金匪，都是淘金汉子，都是用命换金子。可这金厂沟的金沙咱俩要是吞了，你一家子，我独一个将死无葬身之地。”

曲老三说：“是这个理。咱们他妈的千辛万苦闯关东淘金子，胡子抢、官军杀，